

迷藏

卫斯利科幻小说系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5

迷藏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迷 藏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2插页 119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790册

ISBN 7-5039-0324-1/I·201 定价：1.85元

迷藏



捉迷藏是一种十分普通的游戏，中外的儿童都曾经玩过。在中国，捉迷藏这种游戏的历史，至少可以上溯到唐朝——那有正式记载的，至于没有记载的，相信更早。捉迷藏有两种方式，其一，是将一个参加游戏者的双眼蒙起来，令之不能视物，其他的游戏参加者，就在他的身边奔驰，引他来捉。另一种方式，是一个或几个参加者找一个一定范围内的地方，匿藏起来，要另外的参加者把他找出来。

在后一种方式的捉迷藏游戏中，最适合的游戏地点，是一幢古老而巨大的大屋，在这样的大屋中，有许多可以藏身的地方，可以不被人找到。

这里要记述的这个故事，和捉迷藏有关，也和一幢极古老的大屋有关。

白素有一个表妹，叫高彩虹。就是这个高彩虹，在她十六岁那年，因为玩“笔友”游戏，而生出一场极其意外的大事来，使得一个庞大军事

基地上的一具极复杂的电脑“爱”上了她。这件事，多年之前，我已经记述过了。这件事情，距今也有将近十年了。

在这十年中，我很少有她的消息，只知她热爱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反正她家里有钱，于是她加入了那种无忧无虑，富有的流浪者那种生活。

在这些年来，她每到一处她认为值得留下来的地方，就会留上几天，直到兴尽，才又去第二处。凡是她逗留超过三天之处，她就会选一张当地风景的明信片，寄来给白素，多年下来，彩虹的明信片，已经有满满一盒子了，她几乎已到过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了。

那一天早上，我正在看早报，白素自门口走进来，手中拿着几封信，将其中的两封，交给了我，我注意到她在看一张明信片。明信片上的图画，是一座式样十分古老的大屋，或者说，是一座堡垒。

那堡垒是西班牙式的，西班牙这个国家，在它的全盛时期，有它极辉煌的历史，也有极宏伟而具代表性的建筑，十分具特色，一看就可以看出来。而我们在西班牙，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友，所以，我一面喝咖啡，一面道：“彩虹到了西班牙？”

白素却并不回答我，看来她正全神贯注在读着那张明信片。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我不认为明信片上，有什么重要的事。如果有重要的事，寄信人就不会用明信片了！

所以，我在问了一句而没有反应之后，又去看报纸。当我看完报纸，发现白素还在看那张明信片，不过这次，并不是在看明信片后的文字，而是在看明信片上的图画，那座古堡。

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了，一张明信片怎值得看那么久？而且，那座建筑在山上的古堡，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特别，不值得使白素看那么久的！

我正想问她，白素已经向我望来，道：“彩虹寄来的，她出了一个问题考你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，果然是她那宝贝表妹寄来的，我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她会有什么问题？”

白素道：“你自己去看！”

她将明信片递了过来，我接了过来，明信片上只写了廖廖的几行字，如下：“表姐，表姐夫，我很好，在安道耳，这是安道耳的一座古堡。”

“我今天才知道这座古堡有一个极其奇怪的禁例：不准捉迷藏！表姐夫知道世界上，你可有

任何其他的古堡有这样的怪禁例？为什么这座古堡会禁止捉迷藏？我急于想知道，能告诉我？”

我看了之后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彩虹今年多大了？二十五？二十六？”

白素道：“差不多二十五六岁吧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女孩子到这年纪，应该嫁人了，不然，耽搁下去，会有问题。你看看，二十五六岁的人了，还象是儿童一样。人家古堡有禁例不准捉迷藏，她想玩，大可以上别的地方去玩，难道这也值得研究下去？”

白素听着我说话，一副不屑的样子。我才一说完，她就道：“你老了！”

我直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我有哪些地方，显示我已经老了？”

白素望着我，道：“你自己想想，如果十年之前，你看到了这张明信片，会有什么反应？”

我用力挥着手，道：“和如今完全一样，根本不加以注意！一个古堡，不准捉迷藏，那有什么稀奇！”

白素没和我再争下去，只是微笑着，过了一会才道：“在古堡捉迷藏，真是十分有趣的事，普通一座古堡，至少有一百间房间以上，而且有无数通道、地窖、阁楼，躲在一座古堡中，要找

到真不是容易的事！”

我为了表示对白素的话没有兴趣，在她讲的时候，故意大声打着呵欠。

白素却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态度，在讲完之后，又补充道：“你可曾注意到，这座古堡叫做大公古堡，是安道耳还是一个大公国的时候，由一位主政的保能大公建造的。明信片有注明，这古堡建立于公元八九四年。”

我又大声打了一个呵欠，道：“昨晚睡得不好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走去，顺手将明信片还给了白素，上了楼，进了书房。

进了书房之后，我立时找出了一本有关安道耳这个小国的书籍。安道耳是夹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一个小国，那是真正的小国，小得可怜，只有一百七十五平方哩面积，人口是有一万五千人。两国的国境，在比利牛斯山上，土地贫瘠，几乎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地方，如今，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共同保护之下，政体共和。但在历史上，曾经是一个君主国，君主称大公，也很出了几个能征惯战，有野心的大公，其中之一，就是保能大公。

书上还记载着，这位保能大公，曾不顾所有

人的反对，在国境之中，建造了一座极其宏伟的古堡，这就是如今成为这个小国最著名的名胜，大公古堡。

不过，书上并没有记载着，在大公古堡中，有一条不能玩捉迷藏游戏的禁条。

我迅速翻了一下，合上书，白素推开门，探进头来，笑道：“找到了没有？”

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，夫妻年数久了，双方都能知道对方的心意，掩饰也绝无用处。我装着不感兴趣，一到书房，立刻查书，白素显然是早已料到了的！

我只好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有这个古堡的记载，可是绝没有什么准不准捉迷藏的禁条！彩虹太孩子气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算了吧，如果这件事是有趣的，彩虹一定还会再来报告！”

我又想再打一个呵欠，可是一想我的心意，白素完全看得透，不免有点尴尬，所以只是答应了一声：“可能会！”

当天，没有什么事发生。第二天，又是在看早报的时候，门铃声，邮差送来了一个邮包。邮包是交给白素的，相当大，当白素将邮包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可以知道它相当沉重。

我向邮包望了一眼，白素已经道：“是彩虹寄来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！”

彩虹从来也没有寄过邮包给我们，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。不过也很难说，象彩虹这样的人，说不定心血来潮，会用空邮老远地寄一块石头过来的！

白素拆了邮包外头的纸，里面是一只木箱子。撬开木板，是许多木屑，将木屑全倒出来之后，自木屑之中，倒出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东西来，再拆开纸，纸内包着的是一块铜牌。

那块铜牌，约莫有六十公分宽，三十公分高，三公分厚，上面铜锈斑斓，看来象是年代久远，在它的四角上，有着四个小孔，一望而知，这块铜牌，本来是用来钉在墙上或是门上的。

白素略为抹拭了一下铜牌，看了一眼，现出讶异的神情来。

我明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来是没有用的，而事实上，这块铜牌才入眼，我就下意识地觉得它有点不寻常，所以我也早俯下身来，伸过头去。

我看到铜牌上有字镌着，一段是西班牙文，一段是法文，但是两段文字的涵义，是完全一样的，那两段文字是：“在此堡内，严禁玩捉迷藏

游戏，任何人不能违此禁例。”

在这两段文字后面，有一个镌出来的签名，我认不出这是谁的签名来。但是从文字中那种严厉的口气看来，这个签名，当然是当时这个古堡的主人。

在铜牌的背面，贴着一个信封，信封上写着“表姐夫启”。我取下信封来，撕开，信封内只有一张小小纸片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“表姐夫，这块奇异的铜牌，可能吸引你到安道耳来吗？”

我看了之后，不禁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彩虹太胡闹了！这块铜牌，一定是她从大公古堡中拆下来的，这样随便破坏人家的文物，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白素望着我，道：“能吸引你到安道耳去吗？”

我连想也不想，说道：“不能！”

白素双手举起了铜牌来，道：“真奇怪，看来当时下命令的人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不然，何必郑重其事，将这道命令，铸在铜牌上？”

白素一面说，一面用一种近乎挑战的眼光望着我，想我解释是“为了什么”。

我道：“中世纪时，欧洲的政治十分紊乱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断，形势险恶，尤其是一些

小国家，随时有被强邻吞并的可能。所以在古堡之中，可能有很多秘密所在，不愿被人发现，所以才下令不准捉迷藏，以免有人进入这些秘密所在！”

白素扬了扬眉，显然对我的解释，不是全部接受，但是除此而外，我相信她也不会有更好的解释了。

白素没有再说什么，收拾好了废纸、木屑，留下那块铜牌，在我的面前。看完早报之后，我略为休息了一下，带着那块铜牌，离开了住所，去看一位朋友。

我那位朋友，是欧洲历史学家，对于欧洲的几个小国，如列支坦士登、卢森堡、安道耳等等，特别有着极其深堪的认识。昨天，我已经想到要去见他，但想到什么不准捉迷藏的禁例，可能是高彩虹的胡说八道，而我那位朋友，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，所以才打消了去意。今天，我有这块铜牌在手，而且彩虹的那句话中，又象是充满了自信，以为可以吸引我到欧洲去，这块铜牌也不是假造的，我可以去找他商量一下了。

至少，我那位朋友，应该可以认得出镌在铜牌上的那个签名来，知道是古堡的哪一任主人下了这道古怪命令的。

我那位朋友，由于他在以后事情的发展中，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，所以自必要先将他介绍一番。

他叫王居风，欧洲历史学权威，柏林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博士，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家族中的一员，可是他对于工业却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王居风为人严肃，我认识他已有好几年了，几乎没有见到他笑过，老是皱着眉，在思索着不知是什么问题。所以，他的年纪并不大，不过三十出头，眉上的皱纹，却十分深，看来比他实际年龄，要老了许多。

王居风对他研究的科目，简直已到了狂热的地步，任何人和他谈话，他必然可以在不到三句话之内，扯到他有兴趣的事上去，而不理会旁人在讲些什么。

有一次，我和人家打赌，赌的是我可以使王居风在十句话之内，不提及欧洲历史，结果我输了。那一次，我和王居风的对话如下：

我先选择了一个决不可能和欧洲历史扯上关系的话题，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我选择的话题是“四声道立体声音响”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这样的话，应该是绝对和欧洲历史扯不上关系的了吧？

我对王居风说：“你的生活太枯燥了些，你不弄一副四声道立体声音响玩玩？”

我事先的估计是：王居风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声道立体声音响，只要他向我一问，我就可以向他解释，在一问一答之间，至少可以拖延十句对话，那么，这个打赌就是我赢了！

可是，王居风的第一句话，就使我败下阵来。当时，他一听得我那样讲，略想了一想，翻了翻眼，道：“这种音响，能使我听到法国卡佩特王朝结束，瓦罗亚王朝代之而起时，腓力六世接王位时群臣的歌颂声么？”

我输了这个打赌，而且输得心服，曾经有一个时期，我根本不和他交谈，因为我对欧洲的历史，并没有什么兴趣，怕为他闷死了！

而如今情形不同，这块铜牌，那座大公古堡，还有这个不准捉迷藏的怪禁例，我想只有从王居风那里，才能有答案。

我在找他之前，并没有用电话和他联络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在家里。我驾车来到了他住所的门口，他住的是一幢相当大的古式洋房，墙上本来是爬满了长春藤的，可是他为了怕植物上的小虫，早将长春藤铲了个一干二净，以致那幢古老洋房的外型，看来十分古怪。

我在铁门外按铃，一个仆人出来应门，仆人认得我，带我进去，我也不必在客厅中坐，迳自推开了一道门，进入了王居风的书房。

王居风的书房，是名副其实的书房，到处全是书。四壁全是高与天花板齐的书架不必说，地上、桌上，几乎一切可以堆书的地方，全放满了书。为了一找到书，就可以立即翻阅，王居风书房中的书架，也是特别设计的，每一层，都有一块板可以翻下来，供人坐着阅读。

当我走进书房之际，王居风正双脚悬空，坐在高处，全神贯注地在翻书。

我抬头向上，大声道：“王居风，很久不见，你好么？”

王居风向我望来，道：“我很好，不过查理五世也有点不妙，教皇李奥十世命他将路德处死，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遇上难题了！”

王居风这种与人对话的方式，我是早已习惯了的，所以并不诧异。我本来想请他下来再谈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是一开口就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是不会下来的。所以我大声道：“安道耳在大公国时代，保能大公造了一座古堡，这座古堡你可曾去过？”

王居风道：“当然去过，那古堡——”